



小学生文库

ZHANGTIANYI
ERTONGWENXUE
ZUOPINXUAN

张天旦 儿童文学作品选

去看电影

罗文应的故事

他们和我们

不可思议的故事

家里

大灰狼

失题的故事





张天翼儿童 文学作品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年·长春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著名老作家张天翼同志，为《小学生文库》编的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其中有小说、童话、剧本共七篇，大多是反映新中国少年儿童丰富多彩校内外生活的佳作。《失题的故事》是作家解放前的作品，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和卖国投降政策。这些作品构思新颖，对儿童的心理刻画细腻入微，语言严谨流畅，艺术上颇具特色。

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选

*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½印张 70,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460册

统一书号：R10091·810 定价：0.36元

致《小学生文库》读者

(欢迎做学习伙伴)

《小学生文库》是专门为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内容丰富，品种多样，装帧新颖。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树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海底的奥秘，鸟兽鱼虫的生活，金银铜铁的性能。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了解世界，讲今论古，走向社会。它能告诉你什么好，什么坏，什么错，什么对……

《小学生文库》一共要编三百多种。就分类来说吧，有自然科学、社会常识、思想品德教育、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课外活动辅导材料，等等。

《小学生文库》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

《小学生文库》编委会

《小学生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君健、严文井、李 新、
陈 放、陈伯吹、茅以升、
高士其、黄庆云、谢冰心、
董纯才、蒋锡金

会委编《小学生文库》



小 传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南京。家庭(原是湖南湘乡人)靠父亲当教员和职员维持生活。为了谋生,一家人流转于南京、上海,后来住在杭州。在杭州读完小学和中学。学名张元定,号一之。

一九二四年中学毕业后,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过绘画,后因学费太贵,又对学校的课程不满,即辍学回杭。一九二五年秋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又离开北京,回到杭州、南京、上海一带。

一九二八年写了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一九二九年一卷10号),从此开始了写作生

涯，并渐渐以写作为职业。当时还不能靠稿费维持生活，为了担负家庭生活，曾当过家庭教师，替人抄写帐簿，做过报纸编辑、职员、图书管理员等。

一九三一年秋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些工作，如大众文艺委员会，《十字街头》等刊物的编务工作。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到南京组织过一个“左联”分盟，从这之后，除一九三五年曾一度在大学里教过短期课程外，专门从事写作，并参加一些革命文艺活动，往返于上海、杭州、南京。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到湖南，在长沙参加一些抗日救亡工作和文艺活动。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又在大学里教过书，作过报纸编辑，同时仍写作。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开始，患严重肺结核，停止了一切工作和活动，也很少再写作。先后在四川重庆、成都、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养病，直到一九五〇年。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二年生病前后的十五年间，写过几十篇短篇小说，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追》、《春风》、《畸人集》、《同乡们》、《速写三篇》等。中篇小说有《清明时节》。长篇小说有《鬼土日记》、《齿轮》、《一年》、《洋泾浜奇侠》、《在城市里》等。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除短篇小说《失题的故事》，中篇小说《奇怪的地方》外，长篇童话有《大林和小林》（又名《好兄弟》、《两林的故事》）以及

《秃秃大王》、《金鸭帝国》(因病未写完)等。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在香港还写过一些寓言。

除创作外，还写过数十篇谈创作经验、创作问题和评论古典文学作品及研究鲁迅的文章以及杂文，如《论阿Q正传》、《谈人物描写》、《贾宝玉的出家》等。

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五〇年五月由香港到北京。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过第一、二、三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曾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作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组组长以及《人民文学》主编等。除从事文艺工作外，主要写作活动仍是搞儿童文学。

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先后写作、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短篇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儿童剧《蓉生在家里》；童话剧《大灰狼》等。其中《罗文应的故事》曾于一九五四年获得全国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一九五一年以来的我的儿童文学作品结集出版，书名《给孩子们》。此外，还写过一些谈文学创作问题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评论文章，如《〈西游记〉札记》、《略论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杂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被

剥夺了一切工作和写作的权利，直到粉碎“四人帮”，过去写的儿童文学以及小说创作才重新出版、再版。一九七五年以来，由于患脑血栓症，暂时不能创作，但在文艺界召开的有关会议上，都作了书面发言，为孩子们呼吁：希望多为孩子们创作，把孩子们从文化饥荒中救出来，并希望注意培养青年作者。曾将自己过去谈创作问题的创作经验的发言、笔记整理，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研究》、《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上。

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人民文学》编委。

目 次

去看电影	1
罗文应的故事	11
他们和我们	26
不动脑筋的故事	36
蓉生在家里	46
大灰狼	66
 失题的故事	 123

去看电影

小红上了电车，她要去看五彩片子《小园丁》。

同学们都看过这部片子——今年三月里放映过。可是那时候小红正闹病：叫做流行性感冒。妈妈不让去看电影。

小红常常听同学们谈起《小园丁》。越听，就越想亲自去看一遍。可是这部片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她就老是盼着，等着。

等啊等的，有一天——就是星期六，就是昨天——报上忽然钻出来了《小园丁》的广告：星期日早场，九点。只放这么一场。

这可给她盼到了！妈妈这回准许了她。

现在她在电车上站着。脸通红，出着汗。焦急地望着窗外。街上非常热闹。电车不慌不忙地跑着，客客气气地响着铃铛——一点也不性急，好象说：

“借光。呃，借光。”

“还有三站……”小红计算着。

有一位阿姨拉拉小红：这位阿姨旁边刚刚空出了一个位子。小红对这位阿姨笑一笑，很听话地坐下，就发觉座位上有一本皮面的簿子——又是皮夹又是记事册的那么一本活页簿子，爸爸也有那么一本。只是这一本是浅黄色的，而不是棕色的。她问：“阿姨，这是您的吧？”

“不是我的。”

小红举起那本簿子，嚷着：“谁的？谁的？”

谁也不来认领。有一位老伯伯说：“一定是刚才那位同志拉下的。他刚下车。”

于是好几个人对着窗外叫起来：“喂，同志，你丢了东西……同志！”

小红也在窗口扬着那本簿子：“叔叔！叔叔！”

可是那位叔叔没有听见。他已经跨上了人行道，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皮包。他站了一会，好象想了一下什么，又往东走。

小红决定：

“我去交给他！”

卖票员正要关门，小红往他肋窝下一钻就跳下了车。

电车开走了。窗口有几双眼睛对小红关心地看了一眼，就轰的一声掠过去了。

小红拿着那本簿子站在街边，踮起脚来望一望。又走上人行道，踮起脚来望一望。可是总没有看见那位叔叔。往东跑几步，跳起来望一望。还是没有。

“也许又是我毛脚毛手了吧？”她正要拔腿再跑，又疑惑起来。

真是。只要你不那么慌忙，好好地四面看一看，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挟着黑皮包在对街慢慢走着，往南拐了弯。

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笔记簿，一个劲儿迈着步子。后来他发现一个带红领巾的女孩子追着他——“叔叔，您掉了东西！”他这才站住，摸不着头脑似地张大了眼睛。

小红把两手放在背后。她努力把呼吸调匀了，问那位叔叔：

“您刚才就是从电车上下来的吧？您自己查一下

看，丢掉了什么东西？”

那位叔叔看了看自己身上，看了看四面八方。他霎霎眼睛，猜谜似地想了一会。又看看小红，似乎说：

“就算我输。你说出来罢。”

“您掉了什么笔记簿没有？”
“笔记簿？”他把左手挟着的皮包交给右手，掏着左边口袋。“嗯，在这里。没有丢。你看。”

“您另外还有一本笔记簿吧？”

“没有。我只有这一本。”

小红着急起来：

“这就是说，这本簿子是别的叔叔的！”

小红掉脸就跑。

“喂，小朋友！”那位叔叔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小红喊住。“我忘记对你说‘谢谢’了。你拾到的东西虽然不是我的，我也应当谢谢你。”

小红掉脸就跑。往哪里跑，小红自己都不明白。

这可真是小孩子气！

——她小时候，做起事来倒的确有点手忙脚乱：陈

老师和妈妈谈过不止一次。现在呢，已经过完了暑假，小红升到了五年级了。这就是说，她现在已经成了高年级学生，简直可以说是大——说是大人虽然还不十分正确，至少可以说是大孩子了。

大孩子做起事来就不至于手忙脚乱，除非有很急很急的事情——例如赶着要去看很好很好的电影。

现在小红可想起了陈老师的话：

“小红，你看应该怎样做才对？你先仔细想一想罢！”

总是这样的：小红越急，陈老师样子就偏偏越沉着，声调越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小红自然也就静下来，不那么慌慌忙忙的了。

嗯，想一想罢。

那位丢了东西的叔叔是在哪里下车的呢？不知道。总而言之，在这个站上是找不到他的。那么——

“我把这本簿子送到学校里去……”

不。还是交给这里的派出所罢。顶多不过花费五分钟。

可是别忙！先把这本簿子检查一下，看有些什么东西。

许多页纸上都是密密的字。这一定又是工作笔记簿，又是学习笔记簿，跟爸爸那本簿子的性质一样。夹袋里还有一叠人民币。小红把钱拿出来要数一数，忽然有一张淡蓝色的纸头飘到了地下。原来是一张入场券。

“什么入场券呀？”——没有写明。也没有地点。那上面盖了一个蓝色的圆图章，可是认不出是些什么字。日期：是今天。时间：上午十时。“只限一人。请勿转让。”

纸角上有几个钢笔字：“王芬同志”。

小红高兴起来：

“哈，我知道是谁的了！”

那么，她可以在《中国少年报》上登一个启事，找这位王芬同志。等到有一天，这位王芬同志读了报，就会到这里的派出所去领回他的笔记簿，还有这张入场券。……

可是不行！就在今天上午十点钟，这位王芬同志要凭这张入场券去开什么会——说不定是很重要的会议呢。

“那可怎么办呢？”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

了。

“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真想要把这个问题向大家提出来：同学们，请你们自由发表意见罢！那就可以听到许多主张，许多办法。小红好象就听见有两个孩子在那里辩论。一个说：

“谁叫小红在电车上把这本簿子拾起来的呀？要是她没有拾起……”

第二个孩子马上反驳：

“依你说，小红就该把别人的重要东西随便一丢：‘关我什么事呀？我还是打我的克郎球去罢！’就

